

曾氏

14
139
1



雷氏義書

門 4
號 139
卷 1

天門渤海
家藏原本

序

例言

總目

隋唐嘉說

朝野僉載

尚書故實

中朝故事

金鑿室記

杜陽雜編 上中下

幽閒鼓吹

桂苑叢談

賓客嘉話錄

松牕雜記

次柳氏舊聞

大唐傳載

開元天寶遺事
開天傳信記

大唐新語

明皇雜記

常侍言旨

第一集六冊計十七種

唐代叢書
初集

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
三篇張衡賦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
者是也註稱虞初武帝時方士疑小
說昉於武帝然青史子賈子新書引
之則其來已久特盛於虞初耳近世
流傳漢晉小說寥寥無幾唐人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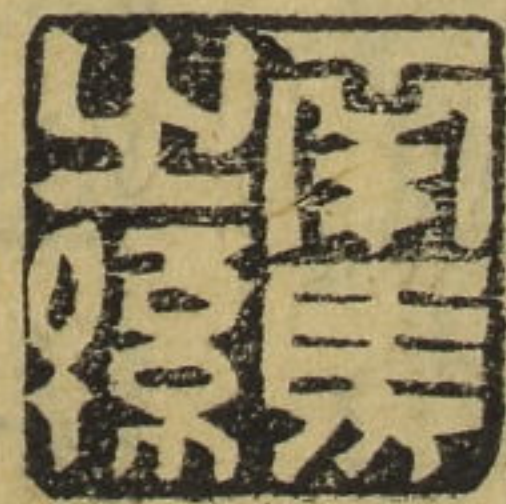
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存者尚得
百數十種迹其流別厥派有三為敘
述襍事為紀錄異聞為綴輯瑣語
其中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間所不
免然寓懲勸廣見聞資考證雖以洪
容齋劉貢父二公之儒宗博雅亦稱

道及之他如茶經嘯旨畫訣詩評又
未嘗不情真瀟灑厥體當行別成
奇趣殆所謂李杜之詩韓柳之文有
時不得與孟東野陸魯望沈亞之段
成式輩爭奇競爽者歟古者庠序之
教胥天下從事於六德六行六藝國

唐介書
二
無異政家無異學何其盛歟周衰而
後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推所長漢
代獨崇尚經術諸儒以家法教授高
能受業惟事專門誠使承學之士窮
志竭慮如恐不及豈暇別求然而人情
喜新奇而畏艱深流覽墳典目未數

行首觸屏几及至巷語街談忘餐廢
寢惑溺而不返甚且徧一世為風尚此
亦樂音中之鄭聲采色中之紅紫也
特以出自稗官流傳既久王者欲知
閭閻風俗且立稗官以稱說之古制不
廢大雅君子猶有取焉長夏炎蒸旅

館寥寂或散髮披吟於竹簟之間或
據牀展玩于簾幙之下小道可觀未
始不賢於博奕因輯而序之以廣其
傳云嘉慶丙寅海鹽馬緯雲



唐代叢書總目

例言

小說多矣而以唐人為最可以周應世之務供吟詠
之資淇容齋謂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
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
之奇舊本為桃源居上所纂坊間流行甚少訂一
百四十四種每種略取數條條不數事今復搜輯
四庫書及太平廣記說郛等得一百六十四種間
有意緒可採者附益之不特初北花南藉鼓濡皇

之興節賓筵客座得助揮塵之譚

舊本多冗復如明皇十七事卽次柳氏舊聞且隋唐
嘉話朝野僉載松牕雜記耳自記等書彼此互見
者不一而足載此則及彼或意旨別有在者仍存
之爲之句讀以便流覽宋明人有評語可採者亦
附於後

仙吏傳所載李鄴侯劍俠傳所載地靈客紅線本事
詩所載章臺柳甘澤謠所載陶岷等皆前人博摭
所人既別自有傳不忍沒古作者名詩另爲拈

出

卷帙繁曠頗碍行笈茲易爲袖珍俾好古者便於取
攜舊本別風淮雨舛訛居多夏五郭公脫簡不少
客居無書考覈有耶證者更之否則不敢妄易聃
氏云著以傳著疑以傳疑願博雅君子據所見以
補其闕有厚望焉

山陰蓮塘識

陳氏

唐代叢書總目

仁和 王文誥見

第一帙

隋唐嘉話

劉餗

第二帙

朝野僉載

張鷟

第三帙

尚書故實

李綽

第四帙

唐書

中朝故事

尉遲偓

第五帙

金鑾密記

韓偓

第六帙

杜陽雜編

蘇鶚

第七帙

幽閒鼓吹

張固

第八帙

桂苑叢談

馮翊子

第九帙

賓客嘉話錄

韋綯

第十帙

松牕雜記

杜荀鶴

第十一帙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第十二帙

大石遺載

無名氏

第十三帙

開元 賈遺事

王仁裕

第十四

開天傳信記

鄭棨

第十五帙

大唐新語

劉肅

第十六帙

明皇雜錄

鄭處誨

第十七帙

常侍言旨

柳埕

第十八帙

雲溪友議

范攄

第十九帙

國史補

李肇

第二十帙

因話錄

趙璘

第二十一帙

劇談錄

康駢

第二十二帙

法苑珠林

釋道世

第二十三帙

宣室志

張謂

第二十四帙

甘澤謠

袁郊

第二十五帙

南楚新聞

尉遲樞

第二十六帙

玉泉子

無名氏

第二十七帙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

第二十八帙

耳目記

張鷟

第二十九帙

瀟湘錄

李隱

第三十帙

舊聞記

柳公權

第三十一帙

摭言

王保定

第三十二帙

記事珠

馮贇

第三十三帙

諧噓錄

朱揆

第三十四帙

雜纂

李商隱

第三十五帙

龍城錄

柳宗元

第三十六帙

嶺表錄異

劉恂

第三十七帙

來南錄

李翱

第三十八帙

平泉草木記

李德裕

第三十九帙

北戶錄

段公路

第四十帙

終南草堂十志

盧鴻

第四十一帙

洞天福地記

杜光庭

第四十二帙

北里志

孫棨

第四十三帙

迷樓記

韓偓

第四十四帙

海山記

韓偓

第四十五帙

開河記

韓偓

第四十六帙

吳地記

陸廣微

第四十七帙

南部烟花記

馮贄

第四十八帙

香山九老會

白居易

第四十九帙

教坊記

崔令欽

第五十帙

湘中怨詞

沈亞之

第五十一帙

詩品

司空圖

第五十二帙

本事詩

孟啟

第五十三帙

比紅兒詩

羅虬

第五十四帙

貞娘墓詩

無名氏

第五十五帙

書法

歐陽詢

第五十六帙

學畫秘訣

王維

第五十七帙

後畫品錄

李嗣真

第五十八帙

公私書目

裴孝源

第五十九帙

歌者葉志

沈亞之

第六十帙

嘯旨

亡名氏

第六十一帙

吹笛記

楊巨源

第六十二帙

故物記

韋端符

第六十三帙

茶經

陸羽

第六十四帙

十六湯品

蘇廙

第六十五帙

煎茶水記

張又新

第六十六帙

醉鄉日月

皇甫嵩

第六十七帙

食譜

韋巨源

第六十八帙

花九錫

羅虬

第六十九帙

紫花梨

許默

第七十帙

耒耜經

陸龜蒙

第七十一帙

五木經

李翱

第七十二帙

因樹屋

段成式

第七十三帙

樂府雜錄

段安節

第七十四帙

羯鼓錄

南卓

第七十五帙

小名錄

陸龜蒙

第七十六帙

藥名譜

侯寧極

第七十七帙

異疾志

段成式

第七十八帙

治病藥

釋靈澈

第七十九帙

夢遊錄

任繁

第八十帙

三夢記

白行簡

第八十一帙

雜樓記

張泌

第八十二帙

李鄴侯外傳

李蔡

第八十三帙

李林甫外傳

亡名氏

第八十四帙

東城老父傳

陳鴻

第八十五帙

高力士傳

郭湜

第八十六帙

虬髯客傳

張說

第八十七帙

馮燕傳

沈亞之

第八十八帙

奇男子傳

許棠

第八十九帙

蔣子文傳

羅邾

第九十帙

杜子春傳

鄭還古

第九十一帙

墨崑崙傳

馮延巳

第九十二帙

陶峴傳

沈既濟

第九十三帙

申宗傳

顧

第九十四帙

陸仁禧傳

陳鴻

第九十五帙

靈應傳

無名氏

第九十六帙

柳毅傳

李朝威

第九十七帙

仙吏傳

太上隱者

第九十八帙

英雄傳

雍陶

第九十九帙

劍俠傳

段成式

第一百帙

廣陵妖亂志

羅隱

第一百一帙

周秦行記

牛僧孺

第一百二帙

梅妃傳

曹鄴

第一百三帙

楊太真外傳

樂史

第一百四帙

長恨歌傳

陳鴻

第一百五帙

紅線傳

楊巨源

第一百六帙

劉無雙傳

薛調

第一百七帙

霍小玉傳

蔣防

第一百八帙

牛應貞傳

宋若昭

第一百九帙

謝小娥傳

李公佐

第一百十帙

李娃傳

白行簡

第一百十一帙

楊倡傳

房千里

第一百十二帙

唐人書畫錄

三

章臺柳傳

許堯佐

第一百十三

步非烟傳

皇甫枚

第一百十四帙

揚州夢

于鄴

第一百十五帙

杜秋傳

杜牧之

第一百十六帙

龍女傳

薛瑩

第一百十七帙

妙女傳

顧非熊

第一百十八帙

神女傳

孫願

第一百十九帙

雷民傳

沈既濟

第一百二十帙

會真記

元稹

第一百二十一帙

周作書目

黑心符

于義方

第一百二十二帙

南柯記

李公佐

第一百二十三帙

枕中記

李泌

第一百二十四帙

西陽雜俎

段成式

第一百二十五帙

諾皋記

段成式

第一百二十六帙

支諾皋

段成式

第一百二十七帙

前定錄

鍾輅

第一百二十八帙

卓異記

李翱

第一百二十九帙

撫異記

李濬

第一百三十帙

唐文苑英華

左

集異記

薛用弱

第一百三十一帙

博異志

鄭還古

第一百三十二帙

集異志

陸勳

第一百三十三帙

幽怪錄

王慄

第一百三十四帙

續幽怪錄

李復言

第一百三十五帙

聞奇錄

于逖

第一百三十六帙

志怪錄

陸勳

第一百三十七帙

靈應錄

于逖

第一百三十八帙

瓏上記

蘇頲

第一百三十九帙

唐伯言集

鬼塚志

第一百四十帙

褚遂良

幻影傳

第一百四十帙

薛昭蘊

幻戲志

第一百四十二帙

蔣防

幻異志

第一百四十三帙

孫願

稽神錄

徐鉉

第一百四十四帙

錦裙記

陸龜蒙

第一百四十五帙

冥音錄

朱慶餘

第一百四十六帙

離魂記

陳元祐

第一百四十七帙

再生記

閻選

第一百四十八帙

冤債記

吳融

第一百四十九帙

尸媚傳

張泌

第一百五十帙

奇鬼傳

杜青萸

第一百五十一帙

才鬼記

鄭蕢

第一百五十二帙

靈鬼志

常沂

第一百五十三帙

妖妄傳

朱希濟

第一百五十四

東陽夜怪錄

王洙

第一百五十五帙

物怪錄

徐嶷

第一百五十六帙

靈怪錄

牛嶠

第一百五十七帙

人虎傳

李景亮

第一百五十八帙

白猿傳

無名氏

第一百五十九帙

獵狐記

孫恂

第一百六十帙

任氏傳

沈既濟

第一百六十一帙

袁氏傳

顧夔

第一百六十二帙

夜叉傳

段成式

第一百六十三帙

金剛鳩異

段成式

第一百六十四帙

鸚鵡舍利塔記

韋皇

隋唐嘉話

唐一劉餗撰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經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穎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詔改之

隋書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
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
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
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殺稱吾意當免汝
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
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
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鷲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

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
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曰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
以爲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曰蝕半缺其鏡亦半昏
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
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
無甓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
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
卽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鄴司竹園招集亡命
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世
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
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
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

之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
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語
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坐
臥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劾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者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

閉行旅不賞糧也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令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

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人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仕宦

所至辭色折厲觀者異之侍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餘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滑儀衛文昇等俱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戢日數十一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

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邊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四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兼政三十餘載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

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備裝具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思卿嗔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曾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行官安敢不賀太宗得鶴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

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鶴且死而素嚴敬微欲盡其言微語不時盡鶴死懷中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以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将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日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名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常侍陛下幕行左右乞留小子帝許之流其子嶺南爲奴侯君集既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篋二甚精細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

王世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勣在，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勣曰：「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爾遂，雖死之顧，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視為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白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見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者刃亦不畏傷元吉。」

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槩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言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卽于世充兄子偽代王琬一文士及在隋亦

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聞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臣宜從，但大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舉病行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

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治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葦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摩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勦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

焉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驛遣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爲誰曰房元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墜書責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

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
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
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爲
不悟更徐拭而便陷之

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
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
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
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

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嘗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
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
世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
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
於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
一字無失

附居嘉言
太宗將致櫻桃於鄒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甲乃問
之虞監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
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
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兼是五善一人
而已及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
公之爲秘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一號爲
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代

太史令李暹
極新歷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旣於占不

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
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
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
差毫髮

有鼻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率更云
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李太史與張文
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
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

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
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訪如其言而得之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名
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
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像戰事慶善樂廣神屣履以像文
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苦之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

命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皆貞觀中有
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
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
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關求之未得乃自
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爲枉
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

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發也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士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韉以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士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卽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織縻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人朱

髮黑身獸牙鷹爪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諷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髀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麒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佻褻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而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之無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心量帝聞將罪之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慙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為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

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願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罷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為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案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

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

我尚畏見何況於元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劭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憲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

褚遂良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口渠自有門

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太宗征高麗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此始

高宗之將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

一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高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册武后勳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輒以至於終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自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

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初宮中少樹孝仁后命種白楊謂何力曰此樹易長

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謂此是塚墓間木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諡謚曰繆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太原七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銳上亦謂之

尖塚感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過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怏怏數日而加大夫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當朝似不能

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讒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故盧沒入於宮中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空不許及盧將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

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繼，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鵝不避人，禾稼德幹拔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鵝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竟

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為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曰：白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

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

李屢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人唾汝者，發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惡而拭，是逆人之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

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詣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假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爲可汗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

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鐘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廡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紮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闕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毀聞大駕至故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將軍王

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遠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卽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王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在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守又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校謀誅武三思事發同校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目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

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波爾持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誼諱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墨勅斜封以授人官爵時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如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油澀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爲故事

李侍中曰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卿胡元禮

承旨欲陷人死令曰知叟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曰知詒鄉李曰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官拜羽林將軍徐既文上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崔司知琬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帝優之不令問因詔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後以爲故事

但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

錄署云相州僧曇劉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白陪已來不聞有僧曇劉蓋懼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
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
由是反歎服

元行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
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
令匠人改以木爲聲甚清雅今呼爲阮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
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箸言市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

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復三起
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疑禮
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旣誅韋氏擢用賢後改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
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
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鼎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在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
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

出就刑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死初不大唯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蕭至忠自晉州之人也蔣大理欽緒卽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蔣退而嘆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

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爲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理與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十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在人濟人於是竒而免之後爲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曰國家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爲元帥以禦之大

提而還時有智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
京城諸州邸自觀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
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賤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
爲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
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
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焉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百
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

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
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鹽而已十九年夏詔
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
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員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如匹
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之爲
也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都寺
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地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執。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紗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承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揚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揚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玉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揚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藏於昭陵。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述。

張衡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登綴於衣中以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吾迹猶存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目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兒浩反語盧浩尚爲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少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遂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